

论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①

陈汝东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本文阐述了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态势及其表现形态, 剖析了全球修辞、全球修辞学的内涵, 分析了其提出的现实和理论依据以及文化背景, 阐释了全球修辞学的目标及其建构策略。作者认为, 全球修辞是指修辞实践的全球化, 它意味着一种全球社会秩序, 一种普世法则, 一种全球秩序建构的手段和途径, 即通过非武力的修辞手段建构全球秩序, 通过理性对话处理人类所面临共同发展问题, 化解各种国际争端和冲突, 统一全球意志, 实现人类共同利益, 建构大同世界。它既是一种人类共同意志凝聚和灵魂管理的手段与方式, 同时也是一种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形态。全球修辞学为世界学术秩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为世界修辞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碰撞、融合的新视野。各国学者应具有全球视野, 普世情怀, 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要勇于突破各自的学术传统, 实现与其他文化背景中学术传统的平等交流、碰撞与融合。全球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既需要多维学科视野, 也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学术组织, 奠定新的全球学术交流机制。

关键词: 全球修辞; 全球修辞学; 世界秩序; 人类文明

近年来, 随着各国修辞学研究的深入, 国际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 国际修辞学呈现出融合趋势。“全球修辞”、“全球修辞学”逐渐进入修辞学范畴, 并有浓缩当前和未来修辞学研究趋势的可能。什么是“全球修辞”、“全球修辞学”? 它们的内涵是什么? 有哪些表现形态? 如何进行研究? “全球修辞”、“全球修辞学”未来应如何发展? 这是值得各国学者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对此加以探讨。

一、全球化: 国际修辞学研究的新趋势

修辞学领域的“全球化”是一个新概念, 它提出的基础是全球化的深入、新媒介技术的普及和国际修辞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日益密切和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下面,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近些年国际修辞学学术交流的新趋势。

新世纪之前, 各大洲之间的修辞学国际学术交流隔阂明显, 特别是亚洲、非洲与欧洲之间的学术交流, 非常少。就中国修辞学的国际交流来说, 2000年是一个重要起点。当年7月, 笔者邀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修辞学系的艾伦·葛络斯(Alan Gross)教授来华访问并出席了在中国修辞学会在广州召开的年会, 这应该是正式访问中国修辞学界的第一位西方修辞学者。^②2006年11月, 国际修辞学史学会前会长、美国南加州大学修辞学教授劳伦斯·葛林

^①陈汝东, 男, 中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汉语修辞学会会长、全球传媒伦理与法制联合会会长。

^②当然, 在此之前, 也有西方学者来华, 比如加拿大的高辛勇等, 但是并非直接与中国修辞学界进行交流。

(Lawrence D. Green)、先生应邀来华出席学术会议,他做了题为“全球修辞学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在演讲中,他简述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德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波兰、立陶宛、俄罗斯、保加利亚、韩国、日本等国的修辞学研究情况。^①这可能是修辞学者首次如此全面地阐述世界修辞学研究的状况。

此后,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丹麦瑞典、墨西哥、埃及、马来西亚以及日本、韩国等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先后应邀访问中国修辞学界,比如戴安娜·德豪赛-邦妮、迈克尔·莱夫、施文娟、洛朗·白傲诺、露西娅·蒙德福斯科、大卫·弗兰克、柯安竹、田圣淇、朴禹洙等。2005年7月,国际修辞学史学会正式邀请中国学者出席其第15届年会,此后各国修辞学会先后多次邀请中国学者出席其学术年会。这些大大促进了国际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

2010年之后,亚洲的修辞学国际学术交流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当年7月在中国香港召开的世界汉语修辞学第二届年会上,来自非洲的修辞学学者菲利普·赛拉兹出现在了学术报告席上。2011年5月和10月,在中国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语言传播学论坛和在日本札幌大学召开的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汇聚了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学者。笔者与美国俄勒冈大学罗伯特·柯拉克荣誉学院院长大卫·弗兰克(David Frank)教授、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佟卡·亚历山卓娃(Donka Alexandrova)教授,先后阐述了修辞学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即通过修辞改善国际沟通与合作,解决国际冲突,实现人类和平发展的愿望。^②在札幌会议上,我们提出,“各国学者应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国别文化建设为基础,共同探讨和建构人类文化发展传播的普遍修辞新秩序,创造人类文化发展、繁荣的新时代。”^③

国际学术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修辞学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方面是成立了许多跨洲国际学术组织,比如国际修辞学史学会、世界汉语修辞学会、欧洲修辞学会等。其中,国际修辞学史学会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主动邀请许多亚洲修辞学学者参与,使这个以修辞学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进一步焕发了生命力。更令人瞩目的是,2007年成立于法国的世界汉语修辞学学会,截至目前,该学会吸纳了数十个国家的修辞学学者,先后已经召开了三届学术年会和四次国际学术会议,并成立了国际修辞传播学会、国际语言传播学会等国际学术组织,出席者已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实现了修辞学研究真正的全球化。正在筹备成立中的世界修辞学(或全球修辞学会)更是修辞学研究全球化的例证。此外,一些国家的修辞学会的学术活动更加开放,逐渐国际化,比如中国修辞学会、美国修辞学会、韩国修辞学会等等。

学术成果出版与共享上的国际化,也是修辞学研究全球化的重要标志。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文献传播的全球化态势也日趋明显。首先是图书出版和流通的全球化,亚马逊等全球化的图书销售网络,使图书文献的获取更为便利。其次,各国、各大学电子书和论文数据库不断丰富。目前已经出版的期刊或丛书,比如《修辞学》、《国际修辞学研究》、《非洲修辞学年鉴》等,都刊登世界各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实现了学术成果共享上的全球化。以上表明,国际修辞学研究和交流真正实现了全球学术信息共享,使国际修辞学发展逐步实现或正在实现全球化。

此外,国际修辞学研究上的学科融合也是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态势之一。近些年,修辞学研究逐渐和语言学、哲学、文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特别是与新

①[美国]劳伦斯·葛林(Lawrence D. Green)著,陈汝东译,《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②《首届国际语言传播学前沿论坛在北京举行》,《新华网》2011年5月20日。

③《第二届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在日本札幌召开》,《人民网》2011年11月6日。

闻学、传播学进行交叉和融合。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方法方面,更重要的是学者学术背景、学缘和知识结构上的交叉与融合。学科跨界成为推动全球修辞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动力,大大推动了修辞学学科空间的拓展,激发了新兴交叉学科的诞生。

二、全球修辞学:一种新的学术视野

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态势必将激发出新的修辞观,它将使人们从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秩序角度对修辞的性质、功能进行新的阐释。全球视野中的修辞,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劝服方式、一种知识生产和真理发现的手段和途径,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它将成为一种全球秩序、一种普世法则。

在修辞学史上,人类对修辞的阐释就像夜空中的繁星。有修饰观、美辞观、说服观、言语行为观、传播行为观、认知行为观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也有历史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在西方的古典修辞学体系中,说服是修辞的核心功能;此外,修辞还被作为知识生产和真理发现的手段和途径。这在20世纪的认知修辞学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在西方的三大传统学科语法、逻辑、修辞中,只有修辞学是可以产生知识的。而在东方,古典修辞学的核心思想却与此大相径庭,其强调的是伦理道德,是“仁”和“礼”,也就是人的内在修养和社会秩序。虽然东西方的修辞学学者在各自的学术思想阐释中并没有达成一致,但是,事实却证明,这两种文明范畴,是互补的,尽管它们泾渭分明。知识、真理观体现了社会个体的思想意志,而社会秩序观则体现了宏观的人文意志。在全球视野下,人类的修辞观正面临着融合出新。

我们认为,修辞不仅是说服、论辩、发现真理,同时也是“是一种人类传播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建构、社会事务处理、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和方法,是一种社会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是一种人类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①是一种“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样类”。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全球修辞是一种全球社会秩序吗?它在当今的全球数字传播时代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呢?

显然,回答是肯定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修辞意味着一种全球社会秩序,全球秩序建构的手段和途径,即通过非武力的修辞手段建构全球秩序,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统一全球意志,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建构大同世界,在此意义上,全球修辞也是一种全球性的国际法则,具有普世性。从广泛的修辞范畴来看,战争和武力其实也是一种符号行为,是一种“修辞”,或者说通过非修辞手段而实现修辞回归的手段。在隔阂、分歧、冲突和矛盾不可调和时,也就是说不可通过调整思想和意志的言说修辞来达到意志上的统一时,人类就诉诸武力和战争,即通过调整四肢的方式来实现意志的调控。其结果是使非理性的一方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

劳伦斯·葛林教授指出,“在有些国家,修辞学是被作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途径来研究的。在有些国家,修辞学是被作为构成政府基础的方法来研究的。在有些国家,它赞美一个社会的过去,或者推进一个社会的未来。……但是,在西方范围以外,‘修辞学’正在被许多国家奉为文化拯救和通向美好未来的灯塔。”^②我们认为,葛林此处所说的“维系国家统一的途径”、“构成政府基础的方法”和“文化拯救和通向美好未来的灯塔”,应该是社会秩序和社会文明。

^①陈汝东《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78页。

^②[美国]劳伦斯·葛林(Lawrence D. Green)著,陈汝东译,《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全球修辞的国内事务意义，就是把修辞作为一种社会秩序，通过理性的修辞手段，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建构社会权力和权利体系，制定全社会的公共政策，实现全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它意味着社会事务必须建立在理性的论辩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和权势基础上。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言论权利，其公共修辞的内容都可以被公平地纳入社会秩序范畴，无须通过其他途径和手段实现。这也意味着全社会拥有了统一的价值体系。这需要政治、法律和道德上的保障，需要理性的言说者或传播者，同时也需要一个理性的受众社会。

如果说全球修辞意味着一种全球社会秩序，一种普世法则；那么，全球修辞学，则为修辞学研究的学术秩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一种世界学术研究碰撞、融合的新视野。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国际修辞学研究秩序的建构，先后提出了公共修辞、国家修辞等学术范畴，并引发了许多共鸣。大卫·弗兰克曾指出：“首先，我们可以对本土修辞学和全球修辞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揭示它们之间的异同，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基于修辞而不是战争的国际秩序。……其次，比较修辞学的终极目的是建构世界大同的修辞学，使本土修辞学与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修辞学群星璀璨，同耀日月，通过修辞消除国际冲突，促进世界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同理，一个修辞学者也应有双重担当，其研究既属于他的祖国，同时也属于世界。”^①他同时认为，“中国也具有像古希腊一样悠久的修辞学传统，也有论辩、说服、演说传统。在世界共融环境下，了解中国修辞学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将有助于增进东西方的学术交流，有助于促进大同世界的建构。”^②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修辞学思想的核心是“言仁”，即用言说、劝服的方式促进人类理解和关爱。在当今世界，修辞应成为避免和替代暴力和战争的和平手段，给不同文明提供通过道德沟通处理重大问题的机会和途径。^③目前，“修辞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它关系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全世界的修辞学者都应投身和加强对全球修辞秩序和修辞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催生一种能通过修辞来促进世界和平和正义、解决全球普遍问题的传播秩序，从而避免战争和武力。”^④

三、全球修辞学的建构

在政治、经济、环境和通讯、传播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学术文化研究再囿于东西南北等任何一方或一个国家，都已是不可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民族、文化、宗教之间的藩篱、意识形态的隔阂，必须也必然被突破。修辞学研究也是如此。世界修辞学者应具有全球视野，具有普世的情怀，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中国古语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⑤这应该成为一种国际学术法则。全球修辞学研究应实现不同文化、文明上的平等，没有歧视，没有偏见，无论是东方、西方、南方，还是北方，应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有一种学术理念，叫做“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我们想，这可以用于全球修辞学研究。“时至今日，西方一些学者一直认为东方或中东没有修辞传统。……没有证据

①大卫·弗兰克《问题的修辞和修辞学的问题：建构全球修辞学》，《江淮论坛》2012年第3期。

②陈汝东《“国家修辞”成为学术焦点——首届国际语言传播学前沿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6日，第10版。

③大卫·弗兰克、惠东坡《北大陈汝东教授应邀出席牛津大学修辞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校园网》2012年8月21日。

④《第二届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在日本札幌召开》，《人民网》2011年11月6日。

⑤李斯《谏逐客书》。

表明存在独立于西方的修辞意识。……作为西方的一种意象，东方文化缺乏论辩色彩，情感，直觉和神秘主义是其最重要的文化价值。……亚洲在西方修辞学史中基本不被提及，即使出现，也被当作是无修辞的存在。”^①显然，这是一种学术霸权，是一种学术文化上的固执、傲慢与偏见。历史证明，西方学者的“西方以外没有修辞，没有修辞学”的观点已不攻自破。随着亚洲文明的重新崛起和世界对其修辞学历史的再认识、再发现，特别是经过东亚、南非以及欧洲、美洲国际修辞学者的共同努力，国际修辞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能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国际学术大家庭。

但是，全球修辞学的进一步整合发展，仍然将会继续存在也必然会存在国别、民族、宗教和区域文化上的碰撞。2012年7月初，“21世纪的修辞学互动论坛”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来自英、美、中、加、德、意以及丹麦、澳大利亚等国的20位修辞学学者与会。会上各国学者就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设想，但是，其核心依然是以西方修辞学尤其是古典修辞学为视点。其中，西方修辞学的领军人物伦敦大学教授布莱恩·维克斯爵士就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做了演讲。在应邀对其演讲进行点评时，笔者指出：“对人类古典修辞学思想的阐发应兼顾多元文化背景，应有东西、南北视野，既关注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学传统，还应关照东方的修辞学传统，关注非洲的修辞学传统，特别是东方的儒家修辞学传统。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应从古希腊走出来，走向英国、德国……，走向亚洲，走向全球；修辞学者应胸怀当下的全球修辞现实，既要从古典文献中汲取营养，同时还应着眼未来的理论创新。”^②对此，大卫·弗兰克教授指出，“西方学者需要从古典传统和现代表达两个层面去认识和发现中国修辞学。”^③

全球视野下的国际修辞学研究，不仅需要修辞、修辞学范畴进行重新认识和阐释，还需要对全球修辞学研究的对象、目的、范围、理论体系进行新视角下的审视。全球的研究材料，将不再是囿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要从全球范围选取。全球网络传播使修辞研究对象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全球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不应再局限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而是多种语言、多元文化。当然，除此之外，还需要多维学科视野，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学术组织，奠定新的全球学术交流机制。

修辞的全球化，无疑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播全球化的结果，而国际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则是学术交流日趋融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各国修辞学者不断努力的结晶。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为修辞、修辞学范畴的重新阐释和创造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各国学者的进一步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新的空间。一个崭新的修辞学学术研究的格局正期待更多国际学者的加入，它预示了人类全球修辞学光辉灿烂的前景，同时也预示了人类通过和平手段——全球修辞，实现人类和平的美好未来。

^①大卫·弗兰克《问题的修辞和修辞学的问题：建构全球修辞学》，《江淮论坛》2012年第3期。

^②大卫·弗兰克、惠东坡《北大陈汝东教授应邀出席牛津大学修辞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校园网》2012年8月21日。

^③大卫·弗兰克、惠东坡《北大陈汝东教授应邀出席牛津大学修辞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校园网》2012年8月21日。

On Globalizing Trends of Rhetoric Studies

Chen Rud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globalizing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rhetoric studies and its forms. It also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s of global rhetoric and global rhetoric studies,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and culture background which they are put forward. And the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academic goal of global rhetoric studies and the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i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global rhetoric is the globalization of rhetorical practice. It means a global social system, a universal code and approaches to them. Global rhetoric means to defus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o deal with all the developmental problems of human being by rhetorical conversation rather than violence and war, to unify the global public wills, to realize the common interests, to build a Great Unity. Global rhetoric is also a mean and a way for managing human souls and gathering common will of human beings, as well being a world order and one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Global rhetoric offers a new possibility of new vision and academic order for international rhetor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should take global vision and universal feelings, break through their own academic tradition bravely and treat others equally. The building of global rhetorical theory needs not only multiple disciplinary vision but also new global organization.

Keywords: global rhetoric; world order; human civilization; trend